

友好之路 任重道遠 (上) ●吳梅譯

橫濱市立大學教授矢吹晉和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的對談

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日本和中國在加深相互理解的同時，圍繞着國防、安保政策等問題，分別對對方抱有疑問。在“中日共同聲明”裏，兩國曾相互保證建



●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

立維護“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25年過去了，應該怎樣才能消除誤會，相互理解呢？兩家報社請來了精通中國政治、經濟的橫濱市立大學的矢吹晉教授和熟悉現代中國諸問題的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先生進行對談。

25年來的變化

主持人：在這25年裏，日中兩國關係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

莫：在25年裏，對中國

在戰後冷戰狀態下，推倒了與中國之間存在的壁壘，擴大了交流。

對日本來說，中國變成了一個伸手可觸的經濟伙伴。尤其是日本人的飯桌上所擺的食品中，從中國進口、在中國加工過的食品不勝枚舉。最近連日本酒、醬、醬油也都在中國加工生產。

最大的變化是，曾經閉關

編者按：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在北海道和九州發行的日本兩大地區報《北海道新聞》、《西日本新聞》同時刊載了橫濱市立大學教授矢吹晉和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的對談。經《北海道新聞》和《西日本新聞》授權許可，本報分兩次刊出這次對談的內容。照片亦由以上兩報提供。



●莫邦富和矢吹晉在對談中

矢吹：從中國今年2月進行的意識調查來看，日本的印象在中國人心中分成了軍國主義和經濟大國這兩部分。

一方面，高度評價日本人勤勞負責的工作精神以及科學技術、經營管理等支撐着日本經濟發展的制度、精神。另一方面，在對本世紀中哪些日本人

沒有任何變化。而選出這種國會議員的不正是日本的國民嗎？

所以會有人出來指出日本有重蹈軍國主義覆轍的可能。我認爲對東條英機、山本五十六記憶猶新的原因是中國國民感受到日本的現實有可能使這類人物復活，許多日本人認爲這



●橫濱市立大學教授矢吹晉

日本說對發動戰爭賠過罪了，但却令人感到日本

中友好條約”時，日中至少已不是敵對關係了。如果在國際形勢完全不同的兩個時期簽下的條約，使日本處于進退維谷的狀態，那么日本必須以向前看的姿態主動提出如何和睦相處的問題。

莫：假如說中國將來有可能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那么現在的中國就如同正處于成長階段的的孩子。如果不停地對這個孩子說：“將來你會變成我的敵人”，當這個孩子長大成人時就不會把他當作朋

前蘇聯的崩潰，1960年締結的日美安全條約所預料的狀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所以修改防衛指南是理所當然的。但在1978年締結“日

國政治、經濟的領域中，大學的矢吹晉教授和熟悉現代中國諸問題的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先生進行對談。

25年來的變化

主持人：在這25年裏，日中兩國關係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

莫：在25年裏，對中國百姓而言，獲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日本變成了可視可及的一種存在。改革開放后，中國首先舉辦了日本電影周，那時上演的《追捕》、《生死戀》等影片曾風靡全中國，扮演女主角的中野良子和栗原小卷也成了中國男性們心目中傾慕的對象。

在1985年來日之前，我不清楚經濟大國日本的國民水准、家庭水准究竟怎麼樣。來到日本，從“千元丈夫”這樣的詞匯裏了解到日本家庭裏的丈夫一天的零用錢只有1000日圓后，日本一下子變得貼近了。

矢吹：從日本的角度來看，

存在問題。

壘，擴大了交流。
對日本來說，中國變成了一個伸手可觸的經濟伙伴。尤其是日本人的飯桌上所擺的食品中，從中國進口、在中國加工過的食品不勝枚舉。最近連日本酒、醬、醬油也都在中國加工生產。

最大的變化是，曾經閉關鎖國的中國走進了國際社會。而且，作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員，對建立包括軍事在內的全球性政治經濟秩序作出了很大貢獻。在中國和國際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可以說日本起到了橋梁作用。

莫：隨着交流的不斷深入，以前沒有顯現出來的問題也顯現了出來，歷史問題也變得引人注目了。中國共產黨的對外說法是，戰爭是軍閥們發動的，日本國民沒有責任。最近有一本叫做《中國可以說不》的書，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如果當初中國不放弃對日的賠款要求，又會怎麼樣呢？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

矢吹：從中國今年2月進行的意識調查來看，日本的印象在中國人心中分成了軍國主義和經濟大國這兩部分。

一方面，高度評價日本人勤勞負責的工作精神以及科學技術、經營管理等支撐着日本經濟發展的制度、精神。另一方面，在對本世紀中哪些日本人最令人印象深刻這一項上，却把原首相東條英機列入第一，其次是橋本龍太郎首相。原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原首相田中角榮，原松下電器公司總經理松下幸之助分別列為第三、四、五名。

莫：我認為這反映出對西方各國，懷有一種愛憎交織的感情。尤其是中國和日本之間還涉及到過去的戰爭問題。如果去問大多數中國人的話，對日本人的勤奮精神，日本戰后經濟復興的成功幾乎是有口皆碑的。同時，又認為日本人難于理解、難于交往、難于信賴。

例如出現了象石原慎太郎（原衆議院議員）那樣的論調。

感到日本沒有任何變化。而選出這種國會議員的不正是日本的國民嗎？

所以會有人出來指出日本有重蹈軍國主義覆轍的可能。我認為對東條英機、山本五十六記憶猶新的原因是中國國民感受到日本的現實有可能使這類人物復活，許多日本人認為這是誤解。但釀成這種誤解的土壤不正存在于今天的日本嗎？

巧舌如簧失信譽，消除誤解須努力

主持人：“日米防衛合作指南”的修改問題，如不解釋清楚，是否會成為友好的理解的障礙呢？

莫：我在臺灣進行採訪時，曾聽到這樣的議論：“日本沒有放棄過它的南進戰略”。靜觀防衛指南，確實會讓周邊國家產生這樣的印象。日本政府必須不惜努力去消除疑問。

矢吹：這實在是一個很微妙的话题。隨着冷戰的結束，

難言的狀態，那么日本必須以向前看的姿態主動提出如何和睦相處的問題。

莫：假如說中國將來有可能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那么現在的中國就如同正處于成長階段的孩子。如果不停地對這個孩子說：“將來你會變成我的敵人”，當這個孩子長大成人時就不會把他當作朋友。日本的做法，只能培植青年一代的反日情緒。

矢吹：在戰后50年時，村山首相所作的談話基本上已處理掉了歷史問題，但一部分內閣成員一而再，再而三地發表謬論，以致被人認為口是心非，這也是自作自受。

雖然對日本來說，已經過去了50年的歲月，但對中國和臺灣來說，戰爭的后遺症是用50年的時間也不可能根治的。在他們還帶着戰爭的后遺症，擔憂軍國主義的陰魂不散時，日本方面的言行舉動就顯得太欠考慮了。

（未完待續，請見下期）

友好之路 任重道遠 (下) ●吳梅譯

橫濱市立大學教授矢吹晉和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的對談

(上接120期)

莫：防衛指南的問題在於，它等于是告誡中國的青年一代：“這是日本新的南進政策”。和平國家——日本這一形象和對被新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所劃定的遠東範圍——菲律賓



●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

賓以北要進行防禦的日本之間存在着很大差距。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明這一點。

矢吹：前官房長官梶山靜六說：“根據安全保障條約的解釋，遠東地域應包括臺灣”。而另一方面又有人說：“不劃定周邊有事時的地理範圍，出現了危機，則見機行事。”這只是一種巧舌如簧的辯解。

莫：25年前的“中日共同聲明”表明，中日一致主張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應該朝着持久的友好關係這一

的大象，還是一頭會咬人的獅子。

另一方面，日本應該更加鮮明地表達自己的主張，四處討好的做法只能造成曖昧。對於日本想成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這一點，中國出現了這樣的呼聲“與其如此，不如給美國兩個席位來得更爽快。”日本被認為是一個沒有自己的面孔，只是對美國唯命是從的國家。

矢吹：日本方面也出現了對

編者按：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在北海道和九州發行的日本兩大地區報《北海道新聞》、《西日本新聞》同時刊載了橫濱市立大學教授矢吹晉和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的對談。經《北海道新聞》和《西日本新聞》授權許可，本報分兩次刊出這次對談的內容。照片亦由以上兩報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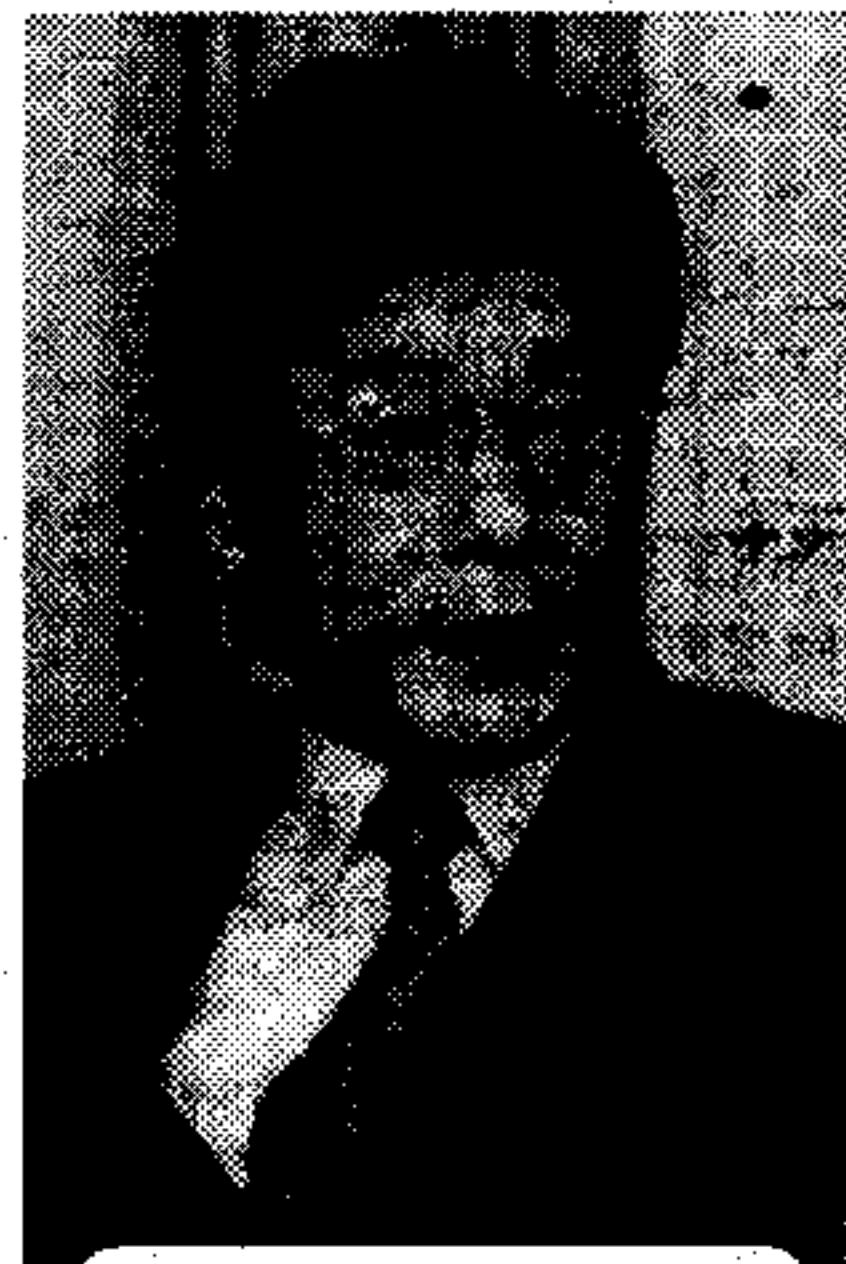
●莫邦富和矢吹晉在對談中

度。在沒有培育起中產階級之前，就性急地開始民主化的話，必然會重蹈前蘇聯那樣社會秩序崩潰的覆轍。因此，只能循序漸進，穩扎穩打。

莫 我也認為民主主義應該循序漸進，但香港的回歸，有着重大意義。承認香港的言論自由這一試驗，如果進展順利的話，中國的領

之所以沒有處理好這些問題，這是因為存續了25年的渠道本身出現老化，造成了堵塞。看來，今后不開設新渠道不行了。

莫 中日兩國共度了25周年歲月，中日關係本來應該象迎來了銀婚紀念的老夫妻一樣，配合默契，但現在反倒變得很别扭，我認為如果在國民層面上不建立



●橫濱市立大學教授矢吹晉

(譯者注：釣魚島)問題，那都是以前就有的，

實際上是要做一個軍事大國，爭奪地區霸權，用中華思想來征服周邊國家。這種相互間的疑神疑鬼，在這一二年中愈演愈烈。要解決這種問題，有必要為加深不同層面的相互理解而作出努力。

在已過去的25年裏，雙方之間雖然存在着一定的距離，但仍有逐漸展開交往的傾向。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接觸也變得比較容易了。在今後的25年裏，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比前25年更多地加深相互理解的。

莫：中國也有努力不夠之處。不能硬性地宣傳自己國家好的一面。在如何巧妙地宣傳，使中國形象可親可近方面做得很不够，無論是中國的音樂還是中國的電影，但對日本

釋，遠東地域應包括臺灣”。而另一方面又有人說：“不劃定周邊有事時的地理範圍，出現了危機，則見機行事。”這只是一種巧舌如簧的辯解。

莫：25年前的“中日共同聲明”表明，中日一致主張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應該朝着持久的友好關係這一方面而努力。所以，日本官方的這種言行只能被理解為是一種破壞友好關係的行爲。

矢吹：持有那種觀點的人應該是極少數吧，但因此造成了誤解也是事實。歸根結底，真正的原因是唯美國的馬首是瞻，才造成混亂的。日本對美國是這樣說，對中國又是那樣說，這種兩面手法，難以贏得世界各國的信賴。

主持人：爲了達到兩國間持久的和平，今后應該做些什麼呢？

莫：一方面，中國應該更加公開包括軍事力量方面在內的信息。挂着帷幕的話，人們無法辨明幕后到底是一頭溫順

該更加鮮明地表達自己的主張，四處討好的做法只能造成曖昧。對於日本想成爲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這一點，中國出現了這樣的呼聲“與其如此，不如給美國兩個席位來得更爽快。”日本被認爲是一個沒有自己的面孔，只是對美國唯命是從的國家。

矢吹：日本方面也出現了對中國的動向表示疑問的聲音。如增加國防預算、反復進行軍事演習。在臺灣海峽的導彈試射也有些過火，那是一種容易引起誤解的行爲，人們會認爲中國的軍事力量目的不在于自衛而在于爭奪地區霸權。

如果公開軍事力量方面的信息、日中的安全保障對話又富有成果的話，那些政治家們所謂的“臺灣包含在周邊地區之內”或者“不包括”之類的議論也就變得沒有意義了。如果負責防衛的官員之間能够建立起信賴關係，就可以相互了解對方的槍口對准誰了。

一方面，隨着經濟的改革開放，政治體制的變革也將隨之而來。我對政治的民主化持慎重態

度。在沒有培育起中產階級之前，就性急地開始民主化的話，必然會重蹈前蘇聯那樣社會秩序崩潰的覆轍。因此，只能循序漸進，穩扎穩打。

莫 我也認爲民主主義應該循序漸進，但香港的回歸，有着重大意義。承認香港的言論自由這一試驗，如果進展順利的話，中國的領導層會對政治改革抱有信心。

今后，日本和中國都應該互相努力，把會導致錯誤的政策判斷和誤會的可能性一個一個地掐掉。從長遠觀點來看，這對雙方都具有建設性的意義。

應該開展有民衆參與的交流

主持人：兩國間爲什麼會出現認識上的差異呢？

矢吹：我感到日中之間的渠道似乎有些堵塞。在自民黨一黨執政時期，中日之間在保守派主流裏有一條田中角榮始創其后繼者們跟上的對華渠道。在野黨也有着自己的渠道。有許多事情可以拿到國會上去說。近一、二年，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尖閣諸島

就有的，

之所以沒有處理好這些問題，這是因爲存續了25年的渠道本身出現老化，造成了堵塞。看來，今后不開設新渠道不行了。

莫：中日兩國共度了25周年歲月，中日關係本來應該象迎來了銀婚紀念的老夫妻一樣，配合默契，但現在反倒變得很别扭，我認爲如果在國民層面上不建立起國民參與型的中日友好關係，就不會打開新局面。

矢吹：還有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問題，如核試驗、在臺灣海峽的導彈演習，以及旅日中國人犯罪使日本人深受其害之類的報道非常多。這些現象的存在都有損中國的形象。根據輿論調查表明，對中國具有親近感的人還不到調查者的一半。你說這是對中國敬而遠之也好，或者厭惡中國也好，反正輿論本身已變得十分冷漠了。

在中國有這樣一種日本論：日本在戰后宣稱自己變成了一個和平國家，而實質上一點都沒有變，軍國主義不是也在復活嗎？

而在日本方面，越來越多的人疑念難消：中國說這說那的，

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接觸也變得比較容易了。在今后的25年裏，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比前25年更多地加深相互理解的。

莫：中國也有努力不够之處。不能硬性地宣傳自己國家好的一面。在如何巧妙地宣傳，使中國形象可親可近方面做得很不够，無論是中國的音樂還是中國的電影，很難打進日本。與其說政府方面的努力，不如說制作者層面的努力更爲重要。中國政府出頭露面，爲了中日友好，帶藝術團前來訪問，結果只能是一種人爲的操作。我認爲應該隨其自然，在克服種種困難之后取得的碩果才是甜美而可貴的。

縱觀25年裏，雖然出現過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現在學習漢語的日本人在穩步增長，這讓人感到欣慰。過去學中文是說爲了中日友好，爲了加深理解等，那是一種不自然的學習目的。而現在則是抱着輕鬆的心情來學，我認爲這才是正常的。■

(全文完)